

狐狸神廟

攸侯喜返回嶽山見摩且王，摩且王和小兒們在月光祭壇下玩耍，老人家光著膀子呵呵大笑，見攸侯喜回來了，他召攸侯喜一起來和小兒玩耍。

小兒們笑嘻嘻的到處奔跑追逐，捉羽毛互鬥，攸侯喜想起福的弟妹們，在少師召啟家的前院追逐模樣，破顏一笑，時光飛逝，他們都入地而去了，那充塞虛空的巨大身影，頭也不回的走入九泉之下，簡直令他羨慕。

攸侯喜都不知幾歲了，摩且王應該更年邁，他比太師杜元銑更年長幾歲，與帝乙是同一時代的人，可是他們這樣不知老之將至，樂呵呵的生活，甚至更歡喜現在這樣的模樣，活著只是一種狀態，心自在了，歲月彷彿可以直到地老天荒，直至永遠。

摩且王用手指敲著木杖唱歌，小兒們也來附和，這是歌謠一樣曲子，變調自摩且王的心曲，聲聲纏繞，句句可循，一字一音，摩且王用這種曲調教習小兒念唱，他唱：

會取吾家向上中，移星換斗自從容，
老祖曾未來東土，童子和須過別峰，
流出靈源波湛湛，照歸古今影重重，
相逢不吝閒拈示，百尺樓頭一擊鐘。

這似勸戒的念唱語調，簡單明白，攸侯喜歡喜的聽著，摩且王是王，是他的天，若摩且王亦能像老醫者仲民一樣化成殷紅光消失，他也不驚奇了。

摩且王的木杖頭有老鷹頭部的雕像，通體自然有結，觸手柔潤，攸侯喜亦取木為杖，方便踏山捫蘿攀岩，攸侯喜的木杖頭是鷹翅，大鷹展翅能當斧斤，絕崖峭壁都好使。攸侯喜是金匠人，那對鷹翅上有黃金包覆，他鍛造合金的能力無人能及，他有玄女之火。

天氣漸漸炎熱了，嶽山的小兒們幾乎都光著身子在廣場上跑跳，高山頂上的冰帽有些異樣，攸侯喜很高興的出發，他去豺山找夸父族人。

豺山不一樣了，夸父族人與炎族人相善，他們廣闢梯田種植苞穀和糧、稷，連夸父族的女人都學會釀酒，殷破敗將一家人都遷來此地，他是炎族族長，他家裡的女人由殷破敗的妻子殷嬈嬈帶領，人人都手巧能做，年輕一輩的女人，也學會用腳抵住挖空的樗木為織機，取蒲葉粗絲撚成織線織布，她們織出雲文和卍字文，裁成長衣和披風、綁腿，女人穿長衣，男人裹披風，雙腳有綁腿保護，夸父族亦同，只是他們身有虻毛，毛髮粗短旺盛，又粗又硬，少女們學著閃的裝束，結髮辮戴花穿長衣，惟露出大光腳。夸父人高大，和殷人不相上下，女人學會織布，讓男人也裹上披風，穿綁腿，但是他們散髮。

攸侯喜來豺山，殷嬈嬈獻出一頂新制的羽冠，一如攸侯喜在殷地朝歌時所戴的黑羽冠，攸侯喜尊敬殷嬈嬈，恭敬的接過手，他戴上羽冠，手持大鷹展翅木杖，胸前配戴有猙獰面目吐舌頭的銅盒子，夸父族人都來見他們口中的侯喜，攸侯喜向夸父族長致意，也送給他們碧綠玉石雕鑿的禮物。

夸父族長將綠玉懸掛胸前，並率年輕力壯的族人，帶領攸侯喜一行人前往高山處的冰帽踏勘，他們表示，冰帽若融化至一處墮地，就是小穴裡的動物出來的時候，雪水流下豺山，水中堪孳之魚多了，是他們的主食，他還表示謝意，感謝炎族帶來苞穀和糧、稷，教他們闢梯田種植和一應的生活方法，使夸父族人能都能飽暖，冬日裡無須再忍耐飢餓。

豺山頂上有冰河，攸侯喜乍然看見冰河樣貌著實吃了一驚，九天玄女的大能無所不在，冰河凍結千載，每歲夏至之日開始融解，冰河水緩緩的滋潤生命。

那裡是冰天雪地，卻開出無數的粉紅花朵，就在墮地的邊緣薄土上，攸侯喜率領的從人和夸父族人一起圍坐，他們用風衣包裹身體，閃也跟著來了，她是唯一的女性，豺山冰原的黑夜真是寒冷，夜空中佈滿星子，閃不勝瑟縮，她的侯王父取燧石生火，堅冰土石都能燃起大火取暖，這讓夸父族人驚奇不已。

攸侯喜確定了昴宿星的方位，他將手杖矗立在冰原的邊緣廣袤的凍土上，冰原上的陽光亮麗無比，雪白大地反映日光，照耀的人人眼花撩亂，攸侯喜手杖上的老鷹展翅翹映著日光閃閃，他們下山去了，去召集眾人來此建築祭壇。

夸父族人踴躍極了，殷破敗的炎族人也要來此協力，但是山高酷寒，如何才能讓築壇的人平安？

殷嬖嬖說話了，殷家人尊母重女，女人是大地之母，能生能養，包容萬有，雙手勞作能創造一切舒適的生活，殷嬖嬖請閃住下來，由閃來負責交通一切，閃很快樂的接受，她的侯王父要築祭壇，以前在嶽山上築月光祭壇之時她還幼小，太陽門只是一扇門和四條大柱子，現在是

貨真價實的築一座和月光祭壇一樣的建築，她焉能不喜？

殷嬭嬭招集族裡的女人們主理一切所需，用陀羊毛壓制毛襖，陀羊是此地的特有生物，似羊無角，長頸，絨毛如螺，還有一種相似卻長毛的羊駝，能載重物，渾身毛髮又長又捲曲，體型較小，渾身毛髮下垂捲曲；體型最大的是駱馬和駝馬，這些動物的名稱都是由夸父族人的語音得來的，這幾種動物都溫馴極了。

女人剪取陀羊、羊駝的體毛，用水漂洗，壓製成毛氈，羊駝毛長，能撚成毛線，她們還剪下自己的長髮，混編入毛線之中，用來結網堅韌無比能負重物。

毛氈製成披風能禦寒，亦能做氈帽保護頭部，大量的織品從女人手中生出來，讓豺山築壇的男人們有了保暖的衣物和負重的行囊。男人驅趕駱馬和駝馬上冰原，負載重物和食物，他們在山下廣聚泥土和炒，加入穀物，苞穀心都碾碎成齋粉混合泥土炒熟，一包一包的用蒲葉粗絲織成的布囊運送上冰原。

殷嬭嬭耄耋，閃正值青春年華，這一老一小兩個女人，天天在豺山上忙碌不已，夸父族女人也來加入，都來了，豺山上的廣場到處都是女人的作坊，和男人們篩土、炒土的火爐，還有石磨區，石匠人做了不少石磨，套上陀羊，使之轉動碾磨苞穀心。

小兒到處玩耍，不時逗弄那些動物，惹得陀羊發怒，發出吐吐之聲，還對著人大吐口水，小兒們好笑極了，居然也不以為忤，任由陀羊唾面自乾。

過了一冬，樹梢嫩芽初發，攸侯喜他們又來了，夸父族人早就迫不及待，炎族人更是興奮莫名，他們在中土昆夷、朔方之地築台並不成功，雖學會了心念專一，能用心念之音駕璇璣，

卻一直沒機會築台，炎族人也一同上山去了。

眾人到了攸侯喜手杖插阡之處，那黃金鷹的羽翼在冰雪中發出閃光，他們將負來的熟土四處堆疊安置，也將毛氈做好的帳篷搭建起來，匠人們住了下來，準備一季的勞作，這些生活的物件，都是殷嬭率領殷家女子和夸父族女人的手藝。

人來人往於豺山冰原，駱馬負重，他們沿著水文行進，原民不懂引水，全然不曾鑿塹分流，任由雪水分趨若贅旒，眾人驅駱馬上山，不免都要沾濕了。

為了免於駱馬繞遠路負重，遇水更沉重，眾人沿途疊石鋪出道路，既可免去人畜跌倒沾溼，亦可指標方向，又能將水文理開，集水引下豺山高地，石匠人在那裡就地勢挖出一處水池蓄水，一如中土殷地朝歌西門市集的酒池，只是更廣大。

眾人協力無比，豺山冰原上建築物料更充足了，金匠人的工具尖銳，插阡開挖地基，木匠人由阿伯契率領，組織成了一隊版築工人，帶來樗木板築，土匠人將運上來的熟土夯實，用火將夯實的熟土熬硬，一磚一磚的就地堆疊壘積，夸父族人也學會了版築、夯土，也學會了用火炒土；殷破敗率領的炎族人，人人都是用火的高手，過去他們拜火，又得了九天玄女火神如意的指導，他們很能玩火，豺山冰原從不缺少火焰，否則築壇的眾人難耐低溫。

豺山冰原的祭壇初現模型，校準星宿由攸侯喜的金鷹翅為準，眾人無有一人敢去碰觸那亮晶晶的木杖頭。

閃來回於冰原和豺山高地，她漸漸長大成熟了，可是閃依舊如小兒般頑皮，到處追逐小動物和彩鳥，她見沿途上不時有紅色的小動物出沒，居然耐著性子等待，她不忍做陷阱捕捉，只

能包裹著禦寒的披風戴氈帽，沒日沒夜的等候那些美麗的紅色身影。

終於被她逮到幾隻小動物，都是紅色的狐狸，雙眼無辜的看著她，閃把牠們都又放了，看清楚就好，她是凡事過眼皆我有，看見了也就是了，沒有要留下來或有貪圖之意，反而是這樣，那些紅色狐狸都不怕她了。每每她來冰原，沿途總有彩鳥和紅色狐狸探頭探腦的追隨她。

豺山夸父族女人喜歡閃，炎族的殷嬾嬾疼愛她，教了她不少希奇事，還教她帶領族裡的女人們結辮子，做草帽遮擋烈日驕陽。

閃教少女們引吭高歌，她將自小在胸臆間的歌聲都釋放出來由女孩們來唱和，和聲部部悠揚，清亮無比，夸父族的女人聲音又豪邁又能輕隱呼呼吸細緻，搭配起來煞是好聽。

豺山冰原上的祭壇築好了，築壇的匠人們喜歡閃和她帶來的紅狐狸，居然在祭壇正面捏塑一尊女像，狐狸身影隱在門邊做窺視狀，每當夏至來臨，冰原開始融雪，水流直下豺山，紅狐狸就出沒覓食，冰原上也會有鷹、隼來此地盤旋，攸侯喜滿心歡喜。

土匠人也沒忘記愛哭的攸侯喜，他時常眼睛出汗，眾人悄悄的在黃金鷹翅背後五尺捏塑一個圓圓的哭臉猙獰面目，沒有吐舌頭的雕塑，當炙熱火焰將頭像熬成石頭的時候，它就成了悲傷的臉面對著少女像。

時至今日，豺山人民的後人還有保存曬乾的苞穀心傳統，苞穀心用石磨磨成齋粉用，他們吃苞穀也吃苞穀粉做的食物，畜養駱馬和駝馬負重，養養陀羊和羊駝取毛製衣，穿披風戴草帽，結髮辮，也愛豪邁的呼呼吸唱歌，還有紅狐狸教習耕稼之時的故事和傳說。